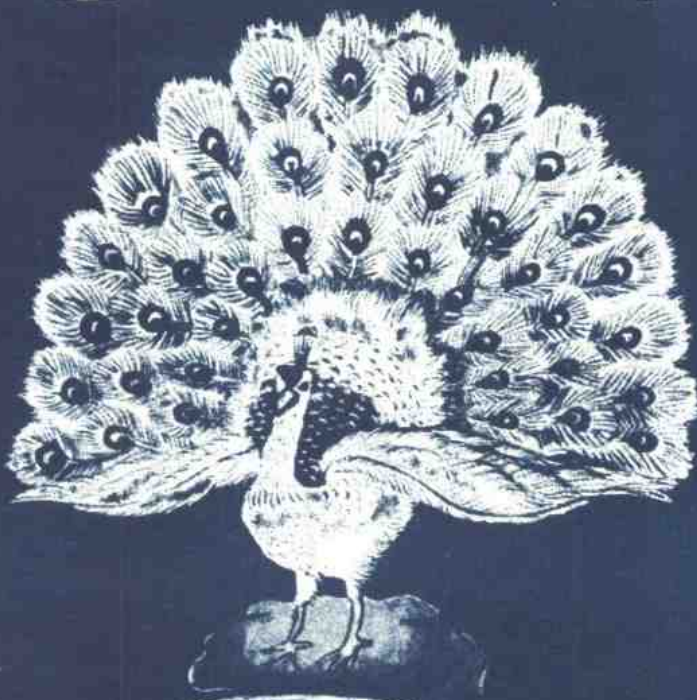


繡像小說



第六拾貳期

KAC72/0208

繡像小說第六十二號目錄

世界進化史

惺菴

第十三回 繡像

說藝事偏驚富家子

第六回 繡像

製手機因上制軍書

兒女情頓阻英雄志

月球殖民地小說

荒江釣叟

功名心初榮高士懷

第三十五回 繡像

第七回 繡像

哭英雄海上葬衣冠

入官場頓改寒酸態

譚家世洞中傳蟒玉

當名士難得尙書憐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

學究新談

吳蒙

第二十五回

第十三回 繡像

身入馬羣居陋室

甥舅相期登學界

心通獸語論靈魂

師生衝突論著占

三疑案

市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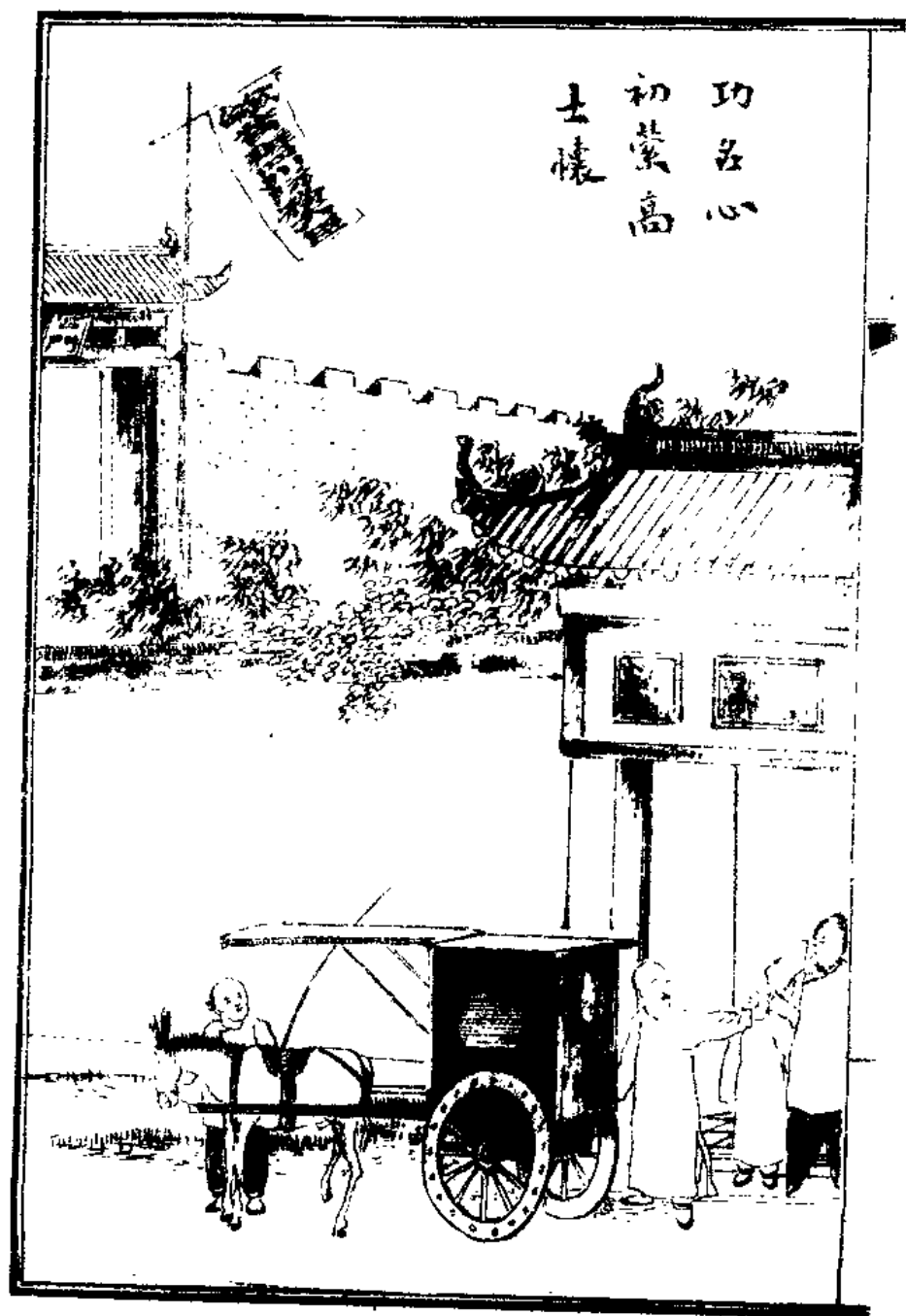
姬文

承前

兒女情願阻英雄志



功名心
初榮高
士懷



世界進化史

第六十二期

第六回

兒女情頓阻英雄志

功名心初縈高士懷

惺 菴

却說莊來生意欲出洋。被娘子一陣哭鬧。訴說的話。句句打在心坎上。一時擺脫不開。待他哭完了。然後從容說道。你也是箇女中豪傑。難道叫我繫戀着你。不做一二件正經事嗎。他娘子道。你做什麼正經事。儘管去做。只不准出洋。來生道。我看得中國沒什麼正經的事可做。還是出洋做事去。做成了。我來接你。做不成。我三年兩載。即便回家。你休這般痛哭。白糟蹋壞了身子。他娘子道。你這話靠不住。你說的話。也太奇怪了。這麼大的中國。不是你指給地圖我看的嗎。在亞細亞洲。算是很大的國度了。難道容不得你一箇人做事業麼。不知聽了誰的慫恿。橫下了心。要出洋哩。來生道。你看像我這樣的人。會聽人慫恿麼。要是聽人慫恿。我早已出去做官了。中國雖然是大。但是政權都不在我們手裏。沒處做事。他娘子道。難道到了外國。他們皇帝。就肯把政權給你不成。我看你年紀也很老了。還要跟着他們年輕的人亂鬧麼。來生道。我們各有各的自由。我要出洋是我的自由。你管不得。你要改嫁。是你的自由。我也管不得。話未說完。被

他娘子很很的啐了一口。哭罵道。你怎知我要改嫁。這般混說。你難道厭膩了我。要我回去。另娶什麼人。所以借名出洋。要避開我的意思。好好。我去便了。你只要心上過得去。我死也是情願的。說罷。拿了一把剪刀。便欲往喉間下死的戳。來生大驚。連忙奪下他的刀。一把抱住道。我不出洋了。守着你過一世罷。你別怪我這句話來得突兀。西洋婦人原有改嫁的例子。譬如你與我宗旨不合。儘管改嫁。這纔算自由哩。原來來生娘子跟着來生識字讀書。也看過幾部新繙譯的小說。也知西洋婦人作興改嫁是真的。這時聽得來生點明出處。很信得過。把那一種奇妬的心腸。消融盡淨。又聞來生不再出洋。情願守着他過一世。這纔轉悲爲喜。不預備尋死路了。來生見此光景。感觸到父母俱亡。所靠的是妻子。年老時好得力於他的供養。如今出洋。他必然氣惱悲傷。恐怕鬱出病來。回家不得見面。不當頑的。因此念頭活動了許多。當晚在書房裏躊躇半夜。拿不定主意。要出去呢。對不住妻子。要不出去呢。將何面目見朋友。正在那裏繞着桌子打圈兒。上房又有丫鬟來請睡覺。只得進去。次日仲熙來問行期。來生呆了半晌。道。我還有些未了的事。仲熙道。大丈夫轟轟烈烈的做事業。那裏有什麼未了的私事。榮懷況且環遊是件冒險的事。全靠精神抖擻。奮不顧身的出去。先生遲遲吾行。又要

守制。又要辦甚私事。我決定先生出去不來。還是打斷了這條心念。各幹各事罷。來生氣餒的人。閑不住他說出了心病。登時面紅過耳。支吾答道。我并非爲私事。却有一箇躊躇。橫堅將來你都會知道的。仲熙將信將疑。只得辭別而去。又等了幾日。杳無信息。仲熙又着晃子虛去探問消息。子虛到得來生家裏。只見他獨自一箇在書房裏面。畫那紅袖添香圖哩。來生見子虛來。忙欲掩圖。爭奈那圖絹太長。一時掩不過來。只得隨子虛細看。來生掩飾道。這是有人託畫的。子虛審視一回。極贊他畫得精工。絕口不提出洋的話。坐了一會。自回學堂。告知仲熙等人道。如此看來。莊先生是不預備出洋的了。我們在此則甚。不如辭退了。幹我們的正經去罷。顧秋軒道。怎麼這般一位維新豪傑。弄成箇口不應心。仲熙道。凡成事業的人。都恃一腔熱血。少年時熱力皆鼓盪得起。沒一樁險難的事。不肯做的。到得中年。熱力漸漸的減了。就有許多顧忌。不肯盡力做去。衰年以後。熱力全消。激他也不動。哭罵他也不顧。所以五季時的馮道。自稱爲癡頑老子。正惟他老了。所以學到那癡頑地步。莊先生雖沒到癡頑的時候。也就相去無幾了。我決定他將來還要出仕做官的。爲什麼呢。他既忘了做國民的身分。就有做奴隸的念頭。此消彼長。一定的理。駱璞如道。莊先生學問很高。不至一朝貶節。仲兄的話。也

毀得他太過了。仲熙冷笑道。學問高的人。並不能做事業。非貪財。卽怕死。其間也有箇道理。大凡歆慕學問名譽的人。他有進取思想。只覺自己學問不如人。名譽不如人。思量做幾樁驚天動地的事。那心是雄的。至於學問已高。名譽已得。就有箇自足的念頭。覺得天地的理。不過如此。天底下的人。隨他大本領。也不過合自己一般。幾至九州而外。沒有天地。明白太過了。就有這種流弊。所以名士辦不成事業。都是這箇講究。聽他講的話。何嘗不文明。做的文字。何嘗不透澈。總是能說不能行。還有一種專制的脾氣。以爲人家說的話。沒一句不是錯的。人家作的文。沒一句當意的大約天地間只自己一箇能人罷了。這種性質外國人少些。中國人多些。你道中國這般衰弱。那遠因在那裏。就在這上面哩。國初兵力的利害。服了蒙古。又定回疆。屬了朝鮮。又封琉球。只覺得地球上面。惟中國最強的了。所以斥人家爲夷狄。自己爲天朝。不料這習氣。中在國民腦筋裏。一般也自大不過。驕兵必敗。如今的效果。已見了。驕人必亡。這效果慢慢的試驗便了。莊先生雖說懂得西學。他原是舊學入手。因以爲主。所以見了人都有一種傲慢神氣。常要擺出老前輩的架子來。其實箇人的主義甚深。決計出不了洋。照他那種體態恰好是箇官坯。我說他一定做官的。璞如子虛一班人都服他有遠見。當下六人

便辭了沈季和。要望煙臺去。季和再三挽留。六人不允。只得罷休。仲熙又公啓了來生一封。信。箴勸了他一番。到得煙臺。去見幼安。幼安詫異道。來生沒同來嗎。仲熙道。來生先生大約是不出洋的了。幼安愈加詫異道。他怎麼不出洋。他明明託妻寄子與我的。如何又變了卦。這話我不信。仲熙道。他不出洋。有三件事情可證。第一是守制。就伏了一箇係戀墳墓的念頭。第二是有未了的事。又伏一箇係戀妻子的念頭。第三是子虛訪他。他在那裏畫甚麼紅袖添香圖。這般閑情別致。豈是遠行的光景。我們不可爲他愚弄。我們還要出洋考求學問哩。幼安勸道。諸君也太性急了。他究竟沒說不去的話。待我寄他一信。探問如何。待他回信說。決計不出洋。然後聽憑諸君自去不遲。仲熙沒法。只得靜候。誰知幼安的信寄去了。半箇多月。杳無回信。幼安留不住他們。只得聽其自去。不提。再說莊來生畫的圖。畫了半月。方纔竣事。正想叫人拿去裝潢。忽然接得巫仲熙的來函。拆開看時。原來他們等待不及。急欲出洋辭館去了。後面還有許多勸他的話。語語刺心。恨道。這班冒失鬼。怎樣性急。那不相干的話。拉拉雜雜。寫了一大篇。難道我不知道。還要你們說麼。不多幾天。馮幼安的信又來了。來生看時。上面寫道。足下既說出洋。如何中止。被他們後生恥笑。如今究竟定見沒有。望付一決絕回音。待他們

好定行止。來生忖道。原來他們這班輕薄少年。還在那裏等我。要算愚極了。提起筆來待寫回信。忽又轉念道。不好。我如何復他呢。我說不去。給他們一箇笑柄。對着幼安。當場坍我的臺。如何使得。要說去呢。我已決計不去的了。如何再哄他們。越被他們看得一錢不值。萬一把我這種腐敗的情形。上了報章。一世英名。豈不付之東洋大海麼。這信是寫不得的。可巧沈季和來拜他。來生接見。季和道。我們學堂裏。登時去了六位教員。只得停課了。如何辦法呢。還得求你老先生想箇法兒。來生道。這事不難。我去招羅幾箇舊學生。儘教得下去。況這六箇人。是虛無黨。我們學堂裏請了他。不甚相宜。季和道。一些不錯。他們成日教導學生。什麼國民平等的話。鬧得我都頭昏。不知是什麼教法。說也奇怪。學生偏信服他們。沒一箇不到他臥室裏談天。他們走時。學生依依不捨。一直送到城外。方纔回來。來生情知這六人是極好的教員。以後請的人。只怕趕不上他。雖然答應了代請。却一時記不起有若干的教育名家。躊躇半天。好容易想出六箇人來。寫信分頭寄去。自己恨道。我有田有地有家私。過的極舒服日子。爲甚管人家的閒事。我中國人只消顧了自己便好了。多管一樁事。多一層煩惱。真箇要做公僕麼。我還沒這箇身分哩。正在懊惱時。忽然又來一封信。來生看時。却是丹陵寄他的。拆開細

閱裏面寫的是環游之費。已籌到五萬銀子。如何滙寄。務乞示知。來生喫了一驚道。他怎麼代我籌到這許多銀子。我倒該出洋一踰。樂得賺些使用。後悔不迭。只得復書辭了他。順便回復幼安。說明自己不能出洋之故。又過些時。馮嚴兩處均有信來。責他失信。戀家。來生無可回答。自恨爲妻子所累。說不出口的冤苦。又知新學界中立不成名譽的了。只得改爲守舊黨。著了一部保存國粹的書。寄去上海石印銷售。誰知惹動了上海的馮去邦。又嚕嚕嚇嚇說了許多閒話。有人傳到來生耳朵裏。來生無可分辨。只得隨他們亂說。天天在家裏譯書度日子。也是他氣機感觸。可巧一位大名士。三品京堂姬又丹。奉旨放了四川的邊防大臣。特地專人請他去襄辦軍務。來生奮然道。我與其老死家鄉。受了新黨的唾罵。不如建些功業。落得箇名垂後世。這邊防是重要之事。有我去替他整頓一番。自然妥貼了。只是我須挈眷而行。免得別離之苦。想定主意。就合娘子商量。他娘子道。你出洋我是捨不得你。要到四川去。我倒很放心。用不着攜帶了我們去。況且田地房子都在這裏。託人經管。很是喫虧。兒子在學堂裏讀書。也很妥當。同出去又荒廢了。你能在那裏混箇保舉。博得一官半職。我面上也有光彩。何在乎別離幾年。我不是合世俗女子一般。做了夫妻。是一步離不開的。來生道。多謝你這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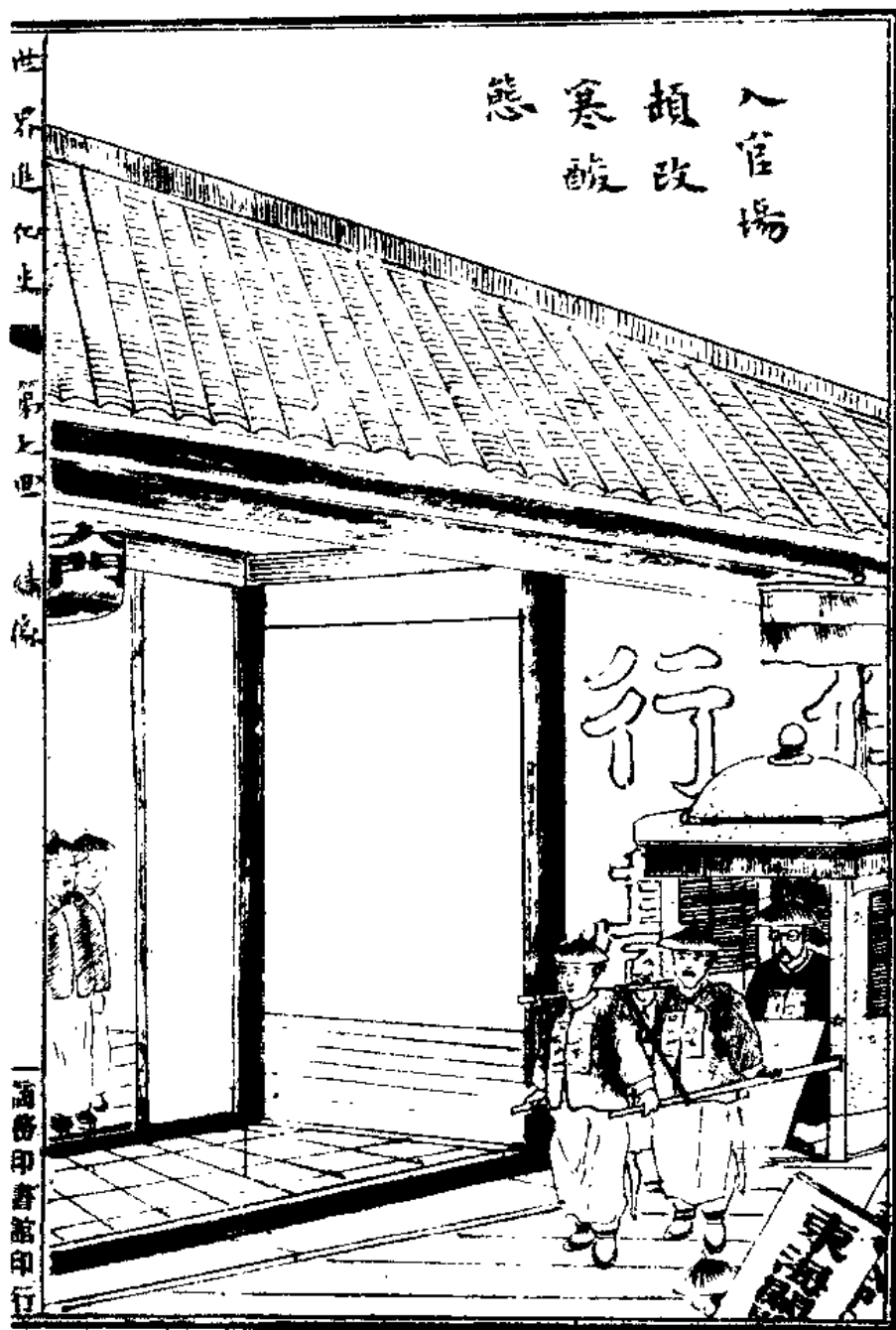
放得開我。我到的地方。是邊防重地。又丹先生。又是當代名人。我素來合他莫逆。他請我去。一定把重權交給。我。那時建功立業。作興不在。又丹先生之下。你請放心罷。他娘子大喜。治酒合來生餞行。把蓋祝道。我願你做到一二品大員回家。榮宗耀祖。來生大喜道。依你的金口罷。當晚歡聚一場。次日來生欲行。他娘子替他收拾好了行李。雖說是椿歡喜出門的事。究竟臨別悽然。灑了好些涕淚。難割難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入官場
顛改
寒酸
態

行

世界進化史
第七回
官場

商務印書館印行



富名士
難得
尚書
憐



第七回

入官場頓改寒酸態

當名士難得尙書憐

惺 菴

却說莊來生娘子。見他丈夫出門。有許多的悽戀。來生也覺悽然。但是爲着功名起見。硬着頭皮。僱了一部驛車。把行李都裝上了。這回出門。是要在官場應酬的。說不得添僱了一箇管家。其名叫做高陞。這人是久在濟南府。當過歷城縣裏的跟班的。那官場規矩。不消說。是知道的了。來生合他講明一吊錢一箇月。到館後薪水多。加再他一吊。原來山東的底下人。價值極廉。一吊京錢。只合得南方五百大錢哩。閒話休提。當時車子已裝好多時。來生因爲交代娘子許多話。又叫高陞到學堂裏請兩位少爺回家。來生再三叮囑一番。叫他們好好讀書。侍奉母親。這纔慢慢上車。其時將近午錯。來生喫不下飯。因此沒喫。車夫却又喫飯去了。牲口已經喂飽。來生只得重復下車。等候車夫。駛回自己臥房。娘子躺在牀上。正哭得如淚人一般。來生勸道。你這樣多情。叫我把英雄志氣。消磨盡了。也罷。我到四川。一年半載。混着箇功名。就回來的。娘子聽了。然後止住悲啼。忽又聽得高陞在外面叫道。老爺。掌鞭兒的來了。來生這纔上車長行。到了煙

臺說不得找馮幼安去會面。見面之下。寒暄一番。幼安責備他道。你擔任了一天的義務。鬧到後來。仍舊繫戀着家鄉。不肯旅行。這是那一出呢。真正坍我們的檔。來生道。你那知我用意。我因殖民的事。究竟子虛烏有。搏搏的一箇地球。本來生殖太繁。那白種人到處佔盡了。還輪得着我們黃種殖民麼。因此轉了幾千遍腦筋。覺得要保種。還不如保國。要保國。莫如做官。要做官。莫如邊省。爲什麼呢。邊省的事。不受中央政府壓制。可任意做去的。我所以不膺東撫的聘。并不膺直督的聘。却允了舊友又丹。打算到四川去察看邊防情形。乘機幹點兒事業。幼安聽他說要幹事業。倒很相信。便道。我只爲你戀着家鄉。誰知你竟改圖。一變了宗旨。却也甚好。只是失信於閩族民。合巫仲熙等六人。來生道。辦大事業的人。那裏顧得來。小信。老同學。你這話又迂了。幼安自知口才辯不過他。只索照常替他餞行。偏被東海關監督知道。來生到了。特來拜望。來生這番再入官場。不能不講酬應。只得按着規矩回拜。那監督久慕來生之名。整治了一桌燕菜席。送到來生寓處。又請他喫飯。來生瀕行。又送了六百銀子的程儀。來生只得笑納。招商船已到碼頭。來生要坐大餐間。却被津海關的二公子佔去了。便進了官艙。買辦是江蘇人。并不認得來生。只爲東海關監督來合來生送行。纔留意訪問。知是一位名

士。連忙趕來恭維。攀談些官場勢利的話。述說幾位督撫欽差大人都有交往的。被來生一陣誇張。述說的都是王爺中堂尙書。直把那買辦嚇得屁滾尿流。奉承來生。惟恐不及。飯時。請來生合自己一桌同喫。來生辭了他。他便叫廚房裏特開一桌上等飯菜。送過去。來生只纔肯喫。可巧飯後風浪大作。來生雖是久慣出門。却也經不起風浪。不免當時還席。次早要想起來。那裏坐得起。整整躺了一天。喫些生番芋度日。船到上海。纔能勉強起身。泡了一碗炒米喫過。恩恩上岸。自有棧房接客攬主顧。來生定了泰安客棧。打聽姬大臣已到上海。住在洋務局。次日僱了一部馬車去拜又丹。原來姬大臣是江蘇元和人。從小有神童之目。十五歲便中了第一名泮元。後來遇着一位名翰林。放了江南主考。拔取他中了經魁。又丹不免入都會試。拜見老師。結交幾位時下名人。聲望漸漸的大了。當時常熟有一位名公。姓楊字沂生。官拜尙書之職。一力引拔名士。聽得人說元和姬又丹是文才出衆。恨不能羅致門下。這遭會試。楊尙書欽派了大總裁。就想搜羅幾位名士。又丹也在其中。榜發偏偏落第。楊尙書不見了姬又丹的名字。便叫在各房搜遺。可巧被一位馮翰林打落了。尙書大怒。再看那批語。原本不通。看姬又丹的文字。却是言言珠玉。擊節歎賞。拉起筆來。批了幾句。又加上幾句惋惜的話頭。